醫學與政治
——中國與冷戰早期的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1949–1967）

● 蔣華杰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初就被迅速接入涉及知識、技術和制度的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並在其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中國在蘇聯的幫助下重建國家醫療體系，不僅使社會主義醫學版圖在地緣上得到極大擴展，同時也使整個網絡內部的醫療知識和技術交流更為豐富和多樣。針灸、中草藥等傳統醫學在中蘇醫學合作中反哺蘇聯醫學知識體系，使中國在與蘇聯的醫學合作關係中獲得更為主動和平等的地位。在亞洲社會主義醫療網絡內部，傳統醫學成為緊密中、朝、越政治軍事聯盟的紐帶，並通過傳統醫學「科學化」的途徑，發揮形塑政權合法性和服務地區戰爭的作用。中國通過多邊交流形式參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醫學合作，在雙邊合作協議框架下獲得東歐先進的醫療技術，同時在熱帶醫學研究領域向東歐提供協助。本文以中國檔案和文獻為基礎，結合俄、朝等多國文獻資料，以多邊國際視角探討19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中國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醫療網絡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從而對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作出新解讀。

關鍵詞：中國傳統醫學　蘇聯　朝鮮　越南　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

一　前言

1954年10月19日，上海醫學院教授蘇德隆抵達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並開始為期兩個多月的醫學考察。作為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醫學專家，蘇德隆參觀了三十多個匈牙利醫學科研機構，詳細考察該國公共衛生、生物製品、微生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經濟外交思想與實踐史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4&ZD280）研究成果。感謝《二十一世紀》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老師、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鄒冬心、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李洋的寶貴建議，文中錯漏概由筆者負責。

物等領域的研究情況。所到之處，蘇德隆均受到熱情款待，匈牙利醫學專家對中國同行「和盤托出」未刊研究成果。這位曾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牛津大學深造，並師從青黴素（盤尼西林）研發者、諾貝爾獎獲得者弗洛里（Howard Florey）的中國流行病學專家，回國後向衞生部報告，認為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醫學「總體上比中國先進很多」，「對於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國科學界，特別是衞生工作者有很大的用處」①。

匈牙利之行讓蘇德隆得以深入了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下簡稱「東歐國家」）的醫療情況，改變了他此後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方向，轉向社會主義醫學研究。1957年，蘇德隆因在防治血吸蟲病工作上的出色成績，在上海得到毛澤東的宴請接見。1960年，他負責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流行病教材《流行病學》出版。蘇德隆在建國以降十多年內培養了中國新一代流行病研究者，並因此成為此後數十年中國社會主義流行病研究和預防工作的奠基者②。

蘇德隆的經歷顯示，中國在1950年代早期就已在醫學領域與東歐國家開展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並形成了有效的醫學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再生產。從更為寬廣的視角來看，蘇德隆及其背後的跨國醫療合作關係僅是當時橫跨亞歐大陸，涉及知識、技術和制度的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的一個組成部分③。回顧二十世紀歷史，隨着1940年代末期全球冷戰爆發，亞歐社會主義國家間誕生了一個一度橫跨廣州與柏林的意識形態政治聯盟。此後數十年裏，社會主義國家間基於政治聯盟進行了大量醫療知識、技術和制度的交流，並形成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新中國成立後迅速參與該網絡的運作，它的加入不僅大幅擴大其地緣版圖，同時也使整個網絡內部的醫療知識和技術交流更為豐富和多樣，從而對二十世紀全球醫療版圖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近年來，隨着醫療在國際政治和各國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不斷凸顯，醫學史研究迅速崛起，與全球史和冷戰史的方法視角結合，跨國和國際視角下的醫學史研究逐漸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④。本文關注冷戰早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醫學交流，聚焦中國和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的互動關係，這一研究議題處於冷戰史、全球史和醫學史的交叉邊界。本文的研究可以豐富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案例，尤其能夠為觀察冷戰時期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提供新視角。

就冷戰時期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而言，現有研究多數聚焦於政治、外交、經濟關係，唯獨醫學視角相對薄弱⑤。相比政治和經濟議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醫學問題通常受到更為複雜的內外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國家亦不例外，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水平之外，地理位置、氣候條件、人口分布和社會文化傳統等因素均會造成疾病及其治療方法的地域差異，進而使得醫療知識、技術的傳播與分布並不完全受到國家權力關係形塑，未必呈現通常所見的「中心—邊緣」形態。總之，醫學視角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遠比政治、外交和經濟視角下來得複雜，醫學對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的重塑這一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近年來，有關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醫學交流與合作的歷史，已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愛睿思（Iris Borowy）、雅各布（Bogdan C. Iacob）和張程等